



# 列寧

著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

# 列 寧

---

高 爾 基 著

# 列 寧

---

- 著 者： 高 爾 基
- 出 版：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
- 印 刷：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  
印刷第一廠
- 發 行： 旅大文化服務社
- 經 售： 大 連 大 眾 書 店
- 定 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出版

---

# 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死了。

甚至在他的敵人底隊伍中，也有人虛心地承認：列寧死後，世界上就喪失了『與其同時的偉大人物中最富有天才』的一個。德國資產階級的報紙日報彙刊，登載了一篇評論列寧的論文，對於列寧的偉大，表示非常尊敬的奇異。論文的結尾說道：

『甚至在列寧的死亡中，也表示出不可捉摸的和可怕的偉大』。

從論文的口吻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寫這篇論文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生理上的舒暢，好像諺語所說的『敵人底屍首總是香的』樣，也不是因為快慰，好像人們在擾亂者離開他們時所感覺的樣，——不，在這篇論文中，實包涵着人對人的崇拜。

資產階級報紙在估計有生存意志和堅強理性的偉大代表底人格時還表示一種敬意。而俄國白黨僑民底報紙，却沒有勇氣對列寧底逝世表示這種敬意。

描寫列寧的姿態，實在非常困難。列寧這個人是很坦白。他很平常很爽直，像他的說話一樣。

他的英勇差不多完全沒有外表的風采，他的英勇就是在俄國常見的、確信宇宙間存在着正義的、忠厚的俄國知識份子革命家底謙遜克己的性格，就是犧牲宇宙間一切娛樂，為人類幸福而刻苦勤勞的人們底英勇。

我在列寧死後不久所寫的關於列寧的東西，是在憂鬱之中倉卒潦草地完成的。因為『持重』的關係，有些東西我還不能寫出來，我想這裏的原因是十分明顯的。列寧充滿了英才，然而『多才者，多不幸』。

他的見識遠大。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他考察和評判人

們的時候，時常毫無錯誤地言中了他們幾年以後的為人。人們並不時常願意相信他的預言，並且時常生氣，但是，不幸得很，不少的人們，却都證實了他那種懷疑的批評。我過去所寫的關於列寧的回憶，既是潦草，又不徹底，且有許多遺漏。我現在應該由倫敦代表大會（註）講起，那時候，我看到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是爲一些人所懷疑和不信任，甚至又爲另一些人所仇視和厭惡。

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到倫敦城邊那赤貧的木頭教堂底赤裸裸的牆壁，我透視到破爛的學校教室般的，不大的，狹窄的客廳底箭形窗戶。這座房子，祇從外面看去好像一個教堂。可是牠的內部陳設，完全沒有祭祀的什物，甚至傳道師底講座，也不是佈置在客廳底深處，而是在牠的進口，在兩門之間。

在這一年以前，我沒有見過列寧，並且也沒有多讀他的著作。但是凡我所讀到的東西，尤其是一般熟識列寧的同志所作的狂喜的敘述，像有很大的魔力，吸引我傾向於他。當有人介紹我們認識的時候，他緊握了我的手，用尖銳的眼睛釘視我，拿老相識的口吻和我嬉笑說：

——你來了，很好！你不是喜歡打架嗎？剛好這裏將有一場大戰。

我過去所想像的列寧，不是這樣的。好像什麼地方還有不夠似的。他噙叭着嘴，兩手不知插在腋下什麼地方，做出使人注意的姿勢來。總之，他是過於簡單，感覺不到有絲毫『領袖』風格。我是一個文學家。這種職業，使我只好注意一切瑣屑之事。這種責任，已經成了習慣，有時——已經有些討厭。

當把我『引見』普列漢諾夫的時候，他兩手交叉在胸膛，很嚴厲地，厭煩地注視，好像一個疲於教務的教師，又要照料一個新的門生一樣。他向我說了一句普通的應酬話：『我是崇拜你的

---

（註） 舉行於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二至二十七日——譯者

天才的』。除此以外，再沒有說過使我牢記不忘的話。在大會底整個過程中，無論是他，無論是我，都沒有想過彼此作『知心』的談話。

但是那個禿頭的、藍灰的、健康的人物，一隻手摸着蘇格拉底式的前額，一隻手拉着我的手，慇懃地閃着他那敏捷得驚人的眼光，就開始批評母親一書底缺點。原來，他已經由拉德斯尼可夫處讀過了我的草稿。我說，這本書是在匆忙中寫成的，但是，他並不等我說明匆忙的原因，就點着頭兒，自己說出牠的原因來，說我匆忙得正好，這本書——是必要的，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覺地，自發地參加了革命運動，現在他們讀母親一書，得到很大的益處。

『真是非常合時的書籍』，這是他給我的唯一的、最寶貴的恭維之辭。以後，他又正經地詢問了母親是否譯成外國文，問俄國和美國的出版審查處如何糟塌了這部著作，一等到他知道了要通緝著者的時候，開始是皺着眉頭，以後就閉上眼睛，點點頭兒，發出奇怪的笑聲；他的笑聲驚動了工人，走過來的，彷彿是烏拉爾斯基和其他三個人。

當時我充滿着愉快的情緒，我在三百優秀黨員的隊伍當中，知道了他們是被派來參加十五萬有組織的工人代表大會的，我看見了黨底一切領袖，老革命家，如普列漢諾夫、阿雪洛德、介奇等。我這種愉快的情緒是極其自然的，是讀者所能了解的，因為在僑居國外的兩年中，我的通常的內感已經頹喪得很厲害了。

內感的頹喪，是在柏林開始的，在那裏，差不多見過了社會民主黨的一切領袖，在伯伯爾的家裏也吃過午飯，坐在肥胖的金格爾的身旁，周圍還有其他的，也是非常偉大的人物。

午餐的地方，是一間寬宏而舒暢的屋子，半鎖着畫眉的鳥籠，很雅緻地披着繡花的圍巾，沙發底背靠也披着錦繡的花巾，使坐者底頭頸不致弄髒了椅靠。周圍都很莊嚴，都很整齊。大家都

興高彩烈地歡宴，興高彩烈地對話：

——**媽尼采特**。（註一）

對於我，這是一個生字，但是我曉得：法文的『媽尼』，就是俄文的『不好』，德文的『采特』，就是俄文的『時候』，這樣一來，就是『不好的時候』。

金格爾曾兩次稱考茨基是『浪漫家』。伯伯爾長着一隻鷹鼻，在我看來，這個人多少有些自豪。我們喝了萊茵區的酒和啤酒，酒是酸的和溫的，啤酒倒很好；談起俄國革命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時候，他們也帶着酸氣，並且抱着藐視態度，一說到自己德國的黨，那就一切都是好的，總而言之，一切都是非常自豪，並且似乎因為領袖們那樣光榮的軀體沉重地壓在椅子上，而椅子也以此自豪。

我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間有過一樁『傷感』的事件：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名的黨員，並且以後還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巴烏斯，從「知識社」方面得到一個字據，說可由戲院中收集排演在頂底下劇本的報酬（註二）。這個字據，是一九〇二年他秘密到塞佛斯托波爾時在車站上領到的。他所收集的款項，應該是這樣的分法：全數中的百分之二十給他，餘款中我得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交給社會民主黨的賬房。巴烏斯是知道這個條件的，並且這個條件，會使他欣喜欲狂。在四年當中，德國的戲院，都演過了這個劇本，祇柏林一城，就排演了五百次以上，巴烏斯所收集的款子，人概在十萬馬克上下。但是他並不匯款，却寫給了「知識社」的皮特尼茨基一封信，信中很忠實地說明：那筆款項，作了 he 與某女士遊歷意大利時的開銷。大概這是一次非常痛快的遊歷吧。但因爲所關係於我個人的，只有四分之一的款項，所以，我認爲

（註一）**媽尼采特**（Mahlzeit）是德國人在吃飯時的一種客氣話，好像中國的『請罷』兩字——譯者。

（註二）在頂底下這個劇本爲本署作者所編——譯者。

有權向德國黨中央提出其餘四分之三的款項的問題。當時我是經過拉德斯尼可夫提出的。但是中央對於巴烏斯的這次遊歷持淡漠態度。以後，我聽說黨內革去了巴烏斯某種職務，憑良心說，我寧願捏他兩下耳朵。再後，我在巴黎遇見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或是少奶奶，據說與巴烏斯一塊遊歷的。

——呵，你這位華貴的小姐呀——我心裏這樣想着。

在柏林，我見過了許多文學家、藝術家、藝術鑑賞家和其他的人們，他們彼此間的區別，只在自豪和自私的程度上。

在美國，時常看見黑尼克威，他想做紐約的市長或省長，也看見了德布斯，他是一個獨夫，並且疲於咒罵一切，他剛由監獄釋放出來，——此外，還看見許許多多的人物，但是找不出一個能夠認識俄國革命全部深刻性的人來。我處處感覺到：他們對待俄國革命，正如對待『歐洲生活中的偶然事情』，對待某國的普通現象一樣，照一位『同情社會主義』的『漂亮女士』的說法，這種國家，『或是時常霍亂流行，或是時常革命四起』。

往美國去替『布爾塞維克』募捐的這個思想，是克拉辛提出的；我的書記和替我準備報告的人，本應由伏羅夫斯基擔任，他很長於英文，但因為黨給了他另外的任務，所以與我同行的是布爾塞維克黨中央附設的戰鬥組底組員布勒寧；他可說是一個『啞子』，只在途中和在當地才開始學習英文。社會革命黨員，知道了我這次起程的目的，於是對於這次起程遂發生了活潑少年般的興趣；還在芬蘭的時候，查依哥夫斯基和西特羅夫斯基會到我這裏來，勸我把募集的款子，不要交給布爾塞維克，而幫助『一般的革命』。但是我拒絕了所謂『一般的革命』。當時他們就派去了一個『老太婆』，於是在美國人的面前，出現了兩種人物，他們彼此間沒有關係，不經接洽，便開始替兩種不同的革命募捐；至於審查那種革命要好些和嚴重些，這點對於美國人，自然是沒有時間，也沒有願望。他們以前大概就認識了這位『老太婆』。美



國的朋友，遂給她招貼了很好的廣告，可是對我呢，沙皇的公使却大鬧了一場。美國的同志們，也把俄國革命看作是『偶然的和失敗的事業』，所以他們對於我在羣衆大會上所募集的款項，是取『自由派的態度』。我所募集的美金很少，總共不達一萬，於是決定借報紙來『賺些錢』，但是在美國也碰到了巴烏斯這種人。一般地說，這次出洋沒有成效，但是在那裏寫了母親一書，正因為這個原故，這本書就有了一些『疏忽』和缺點。

以後我到了意大利，居於加卜里島，在那裏，我忙於讀俄文的書報，——這樣，也很降低了我的情緒。若是從牙床中拔下的牙齒也會發生感覺，那末，牠所感覺的，大概將是和我一樣的孤獨。相識的人們，像小丑般這樣的伶俐和機巧，由這一個『立場』跳到別一個『立場』，這真是令人奇怪。

由俄國跑來了一些偶然的革命家，他們打了敗仗，受了驚慌，咒罵自己，也咒罵拉了他們跑到『絕望事業』中去的人們。

——什麼都完了，——他們說。——都被擊潰了，被剷光了，被充軍了，送進大獄了！

有過許多可笑的事，但是沒有什麼愉快的事。由俄國來的一位客人——文學家，而且是具有天才的文學家，——他說我好像演了頂底下劇本中盧基所演的角色，他說我向青年說了許多安慰的話，青年聽信了我，結果上了當，於是我就逃之夭夭了。另外一個客人，說我迷醉於一種『傾向』，說我是『不可救藥的人』，說我之否認舞劇底意義，只不過因為他是『帝王式』的，總之，有過許多非常可笑、非常蠢笨的事，我時時覺得，好像由俄國捲來了某種朽腐的塵埃。

一霎之間，好像神話中的情景一樣，我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大會上了。這自然是一樁快事。

但是，我的欣喜，只到第一次會議為止，只到「議事日程」問題底爭論為止。那種爭論的猛烈，即時就冰冷了我的熱情，這

主要的並不是因為我感覺到黨如何嚴格地分裂成爲改良派和革命派，——這是我在一九〇三年就知道了的，而是因為改良主義者用那仇視的態度對待列寧。這種仇視態度，曾經涵蓄和流露在他們的演說詞中，好像高壓的水力，沖破了陳舊的救火『皮袋』。

說些什麼——並不時常重要，但時常重要的，是怎樣地說法。普列漢諾夫穿着制服，扣上全副的鈕扣，好像新教的牧師，致開會辭，他說話的神氣，彷彿確信自己的見解是絕無爭論餘地的法律教授一樣，確信他的每字每句，和字句間節奏，都極有價值似的。他很巧妙地聽衆頭前的空氣中，發出圓滑得漂亮的辭句。當布爾塞維克底凳子上有人動嘴說話，和同志們交頭接耳的時候，尊榮的演說家，便作了一個小小的停頓，拿自己的眼光，像針一般地向他釘刺，

大衣上的一個鈕扣，成了普列漢諾夫最愛的東西，他用他的手指，慫慫不斷地撫摩他；在他說話停頓的時候，按他的鈕扣，正像按響鈴底按機一樣，——可以說，正是這樣一按鈕扣的時候，便要停頓一回他那口如懸河的演講。在有一次會議上，當普列漢諾夫預備給誰以回答的時候，他把兩手交叉在胸膛，高聲地、厭惡地哼了一聲：

——嗚呀！

這樣一來，引起了布爾塞維克工人們底鬨笑，普列漢諾夫皺着眉頭，半邊臉也發白了；我所以說半邊臉，是因為我坐在講座底旁邊，只看見了演說者的側面。

當普列漢諾夫在第一次會議上演說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底凳子上，最不安心的要算列寧，有時候縮緊起來，好像怕冷似的，有時候又展開坐位，好像怕熱似的；他把手指不知插到腋下什麼地方去，又摸了摸下頰，搖了搖他那光滑的頭，也不知向托姆斯基觸耳講了些甚麼。當普列漢諾夫宣言『黨內沒有修正派』的時候，列寧側了一下身子，他的禿頂也發紅了，肩臂在掩隱發笑當中聳了

幾下，坐在他身旁的和坐在他身後面的工人，也禁不住地微笑，忽然由會廳底後排，有人生氣而高聲地發問：

——在那一方面，坐的是誰呢？

矮短的唐恩，講話的語氣，好像把實在的真理，當作親生的女兒，生育了她，培養了她，並且還在培養着她。他，唐恩自己，就是馬克思底化身，而布爾塞維克——都是淺學之徒，都是頑皮孩子，這一點，尤其是在他對待孟塞維克的態度中，看得更是明顯；他說，在孟塞維克中，是聚集着『一切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你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用蔑視的態度說，——不，你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說話的時候，向右方伸出他那黃色的拳頭向空中一揮。有一個工人，就向他問道：

——什麼時候你再和自由主義者吃茶去？

我不記得，馬爾托夫在第一次會議席上發言沒有。這個非常多情的人物，說話時有如少年般的狂熱，原來，他特別深刻地感覺到破裂底悽慘和衝突底苦楚。

他渾身發抖了，震動了，僵脚僵手地解開了他那膠硬襯衣底領子，揮了揮他的手膀；想把由衣襟中露出來的袖口，安擺在適當的地位。我感覺到：馬爾托夫並不是證明，而是懇請、央求：一定要免去破裂，黨還過於軟弱，還不能分裂成兩個，工人首先所需要的是『自由』應該扶持精神生活。他演說的開頭，有時帶了一點神經，辭句底複雜，使人難以瞭解，而演說者本身，引起了難堪的印象。在他演說的末尾，好像與演說辭沒有聯繫，但確是拿着『戰鬥的』語調，熱烈地叫喊，反對工人的戰鬥隊，反對一切武裝暴動的工作。我很清楚的記得，在布爾塞維克座位中會有一個人驚愕地高叫：

——呵，就是這一套！

好像托姆斯基發問道：

——可以砍去我們手膀，讓馬爾托夫同志安心嗎？

再說一句：我並不肯定說馬爾托夫在第一次會議上發過言，此地我回憶到他，只是爲要說明他怎樣地說過話。

在他的演說以後，工人在會廳前面的屋子中，都氣色不佳地談論：

——你看，這就是馬爾托夫！他曾經是個『火星派』呢？

——知識份子的同志們是要褪色的。

盧森堡很漂亮地、熱烈地和激烈地發了言，她善於運用諷刺的辭句，一忽兒，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急忙上了講台，嗑叭着嘴，說出『同志們』三字來。我起初覺得他不長於說話，但是經過幾分鐘以後，我和其他的人們，都被他的演說『吞沒』了。我第一次聽見極複雜的政治問題，却能這樣簡單地加以說明。他並不想結構成漂亮的辭句，但是把每個字眼都傳給手心，非常輕便地表明他的真意。實在難以形容他給予人們的那種非凡的印象。

他那向前伸的手膀，以及他那稍微向上提高的手心，好像是權度每字底輕重，他說工人階級底權利和義務應循自己的道路，不要落在自由資產階級底後面，甚至也不要與其平行前進，他把這種原則，使人信服的原則和證據，去打破敵人的辭句，去代替他們的辭句，——總之，一切都是非常特別，凡是他們、列寧所說過的話，好像不是出於自己，而是真正地按着歷史底意志。他那演說底一貫、澈底、直爽和力量，以及在講台上的他，——簡直就是古典藝術底創作：沒有什麼多餘，也沒有絲毫的修飾，即令有所修飾，也都看不出來，這些修飾也是自然必需的，正如臉上的兩眼，手上的五指一樣。

照時間計算，他的演說少過於在他以前發言的演說家，但是就印象說，——却比他們豐富得多；不祇我一個人這樣感覺，在我後面的人們也會興奮地私語：

——講得真濃厚……

事情就是這樣；他的每一個論證，都是自然而然地發揮下去，都是用這個論證所含蓄的力量發揮下去。

孟塞維克不客氣地指出：列寧的演講對於他們很不悅耳，至於列寧本人，則更其討厭。他愈是有證有據地證明必須提高黨內革命理論底水平上各方審查實際，那末，攪擾他的講演，也就愈加激烈。

——大會不是高談哲學的地方！

——用不着教訓我們，我們並不是小學生！

特別激怒了一位成年的，長鬚的，帶着一副小舖掌櫃面孔的先生，他從座位上跳起來，嘴裏咕嚕地喊着：

——陰——陰謀者……陰——陰謀者的勾當呀！布——布郎克主義者！

盧森堡很滿意的點了點頭；在以後的某一次會議上，她向孟塞維克說得很好：

——你們不要站在馬克思主義上，而要坐在，甚至躺在牠的上面。

憤怒、諷刺、仇視等殘酷的、猛烈的旋風，捲佈於全場，數百條目光，形形色色地照射伊里奇底身軀。列寧對於仇視的攻擊毫不動怒，他說話的時候仍舊很熱烈，同時又很懇切而鎮靜；過了幾天，我才知道了這種外表的鎮靜是多麼難受。最令人驚奇而憤激的，就是激起仇視列寧的心理的，却是下面一種自然的思想：祇有提高理論，黨才能看清黨內分歧底原因。在我，構成了這樣一種印象：每天的會議，都供給伊里奇新而又新的力量，使他更加壯膽，更加確信，他的演說一天比一天結實，而大會代表中一切布爾塞維克的份子，也有了更加堅決、更加嚴厲的情緒。除了他的演說以外，差不多同樣激動我的，就是盧森堡反對孟塞維克的那篇漂亮而激烈的演說，和托姆斯基反對『工人大會』思想的那篇聲勢雄壯的演說。

凡是空閒下來的一分一秒，一時一刻，他都耗費在工人當中，盤問了他們生活的底蘊。

——呶，女子怎樣？忙於家務嗎？她們畢竟讀書、識字嗎？

在蓋德花園，有幾個第一次見過列寧的工人，談論列寧在大會上的行動。有一個工人很確當地說道：

——我不知道，也許在這裏，在歐洲，在工人當中也有另外一個人物，像這個一樣聰明的人物，——如伯伯爾呀，或者其他的人。但是，要有另外一個人物，使我一見就愛，好像愛這個一樣——這點我却不相信！

另外一個工人，微笑一下，補充了一句：

——這個人——我們的！

有人答辯一聲：

——普列漢諾夫——也是我們的。

我聽見了一句中肯的回答：

——普列漢諾夫——是我們的教師，我們的貴士，但列寧——是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同志。

不知是那一位年輕人又說了一句譏諷話：

——可惜普列漢諾夫底衣冠不合他的身材。

有這樣一回事：在走到飯店去的道路上，有一個孟塞維克的工人阻攔了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問了他一些什麼。依里奇走慢了脚步，而他的夥伴們就走了前面去。經過五分鐘的光景，他走進飯店時愁眉不展地說道：

——真奇怪，這樣幼稚的傢伙，却跑到了黨的代表大會上來！他問我：到底怎樣一回事，分歧底真正理由在什麼地方呢？我向他說，你們的同志希望在國會中開會，而我們却深信工人階級應該準備戰鬥，大概——你懂得了吧……

· 吃午飯的夥伴不多，時常在一個小小的，價廉的飯店裏。我看見依里奇吃得很少：用兩三個雞蛋炒成的炒雞子，一小塊火

醜，喝一杯濃的、黑的啤酒。從各方面都看出他不細心地照料自己，可是他那樣特別地關心工人，却使我吃驚。照顧工人們的飲食，是安得列瓦女士，他問她：

——你覺得怎樣：同志們不受餓嗎？真的不受餓嗎？姆……姆……呵，可以增添一些牛油麵包吧？

他來到了我住的旅館裏，我看見他很留心摸摸我的床鋪。

——你在做什麼呀？

——我看，被褥潮濕不潮濕。

我還不能立刻理會：爲什麼他要知道倫敦的被褥怎樣？當時，他看出了我的不解，於是說：

你應該注意你的健康。

一九一八年秋，我會問過索爾謨夫的地方的一個工人巴佛洛夫：據他的意見，列寧最特出的性格是在什麼地方？

——在於直爽。直爽得好像真理一樣。

他說出這點，好像是思索過了的，好像是老早決定了的。

大家都知道，僕人總是最嚴格地批評他的主人的。可是列寧底汽車夫——基爾，這位很有經歷的人，却說道：

——列寧特別得很。這樣的人再也找不出來。我送他過莫斯科茨基街時，有很多的車子行走，我們的車差不多走不開，我怕壞了汽車，我放出號筒，我很發怒。我開了車門，很冒險地不怕壓擠下去，沿着汽車的踏板，和藹地對我說：

『請你不要生氣吧，基爾，開吧，像旁人一樣。』我是一個老練的車夫，我曉得這樣誰也做不出來。

難以傳達和形容他的那種自然性和敏捷性，他的全部印象與這種自然和敏捷性溶成一團。

他的思想，恰如羅盤針一樣，時常把他的尖端指向着勞動民衆底階級利益。在倫敦，我們在一個空閒的晚上，約了幾個人到馬戲院去。伊里奇看見滑稽小丑的時候，就忍不住地發起笑來；

很平淡地看了其餘的一切，尤其是聚精會神的看那不列顛哥倫比亞工人底伐木。一個小小的舞台，表示出一叢森林，在森林的前面，在地面上，兩個強健的青年，在幾分鐘內砍伐了一根木幹，其周圍約一米遠。

——嗚，這當然是做給觀眾看的，實際上他們不會用這樣的  
速度作工，——伊里奇說。——但是很明顯的，他們在那裏也用  
斧頭作工，把很多的木頭，變成無用的木屑。呵，這就是文明的  
英國人！

他曾說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政府生產，說到原料上無謂的  
極大消耗，結果，他很可惜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想把這類的題目來  
寫成書籍。關於這種思想，我有些不明瞭的地方，但是來不及追  
問伊里奇，他已經有興趣地談到僻俗派，說牠是戲院藝術底特別  
形式。

——僻俗派對於大家承認的東西，帶着一種諷刺的和懷疑的  
態度，牠有反裏爲面的傾向，牠有稍爲曲解一些真情和說明普通  
現象不合邏輯的傾向。須得思索，但有興趣！

經過了兩年，在加卜里島，與波格唐諾夫討論到烏托邦的小  
說的時候，列寧向他說：

——若是你把關於資本主義強盜們如何掠奪土地，如何耗費  
煤油、鐵、木、煤等類的題目，替工人寫成小說的時候，那末，  
這將是極有裨益的書籍哩，馬哈主義者先生！

在倫敦分別的時候，他曾告訴我一定往加卜里島休養。

但是，在他還沒有到加卜里島以前，我在巴黎就看見了他，  
是在一座有兩個房間的學生住的屋子裏，——說牠是學生住的屋  
子，只是根據屋子底面積，而不是根據屋子底清潔和嚴整。娜節  
斯達·康斯坦丁諾夫娜(註)，替我們備了茶水以後，就出去了，

---

(註) 娜節斯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爲列寧之妻——譯者。



剩下我們兩個。當時「知識社」塌了台，我是來和伊里奇接洽組織新出版部事務的。這個出版部，應該盡可能地聯合我們的一切文學家。我曾提出伏羅夫斯基和還有一個人來充當出版部在外國的編輯，至於在俄國的編輯，則主張由德斯尼茨基、斯特羅葉夫擔任。

我覺得，關於西方文學史和俄國文學史以及文化史，應該寫幾本書出來，以便給予工人以一些自修和宣傳用的豐富的和實際的材料。

但是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反對這個計劃，他指出了出版檢查底條件，指出了組織這些人們的困難：大多數的同志，都忙於黨的實際工作，叫他們寫吧——沒有時間。但是他那最主要的和最能說服我的論證，大概是這樣：——說出版厚書吧——不是時候，爲要教育知識份子，才用得着厚書，但是，你看，知識份子正在離開社會主義而走到自由主義，並且我們不能從他們所選定的道路上把他們拖回來。我們所需要的，是報紙，小冊子，最好是恢復知識叢書，但是這點又沒有可能，因爲在俄國是由於書報檢查的關係，而這裏又由於運輸的關係；——我們必須在群眾中散發成千成萬的傳單，而這一大批傳單又不能秘密地運輸。待良好的機會到來時再談出版部問題吧。

他帶着動人的、他所固有的那種切實的和明確的態度，說到了國會，說到了『恥辱爲十月黨人』的立憲民主黨，說到了『在他們的面前只有一條向右的道路』，以後他又舉了一切證據，證明戰爭快要到臨，而且『大概不只一種戰爭，而是很多戰爭』——他的這個先見，很快就在巴爾幹證實了。

他站起來了，把手指插到小背心裏面的胸腋下，在狹窄的房間內踱着脚步，眼睛矇矓着，發出光來。

——戰爭會來的。不免的。資本主義的世界，走到腐爛的地步，人們現在已經開始受着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底迷毒。我想，

我們還看得見全歐戰爭。無產階級嗎？牠未必有力量防止流血的戰爭，怎樣能夠防止戰爭呢？全歐的工人起來罷工嗎？他們還沒有充分地組織起來。覺悟起來這樣的一個罷工，一定是國內戰爭底開端，而我們，實際的政治家，並不能指望這點。

他止了步，腳掌磨擦地板，生氣的說：

——無產階級，自然苦痛得厲害，牠的命運，暫時還是這樣。但是他的敵人——彼此將削弱自己的力量。這點也是不可避免的。

他走到我的面前，向我說，好像很憂鬱地說，下很大的氣力，但聲音却不高：

——不，你想：吃飽了的人們，趕着餓肚皮的去打仗，互相殘殺，這畢竟爲的什麼？你能說出這更慌謬，更可惡的罪嗎？工人爲了這點，將償付非常高貴的代價，然而，歸根結底，工人是會勝利的。這是歷史底意志。

他時常說到歷史，可是在他的演說中，我總沒有感覺到他在歷史意志和歷史力量的面前作出拜物教式的崇拜。

演說激動了他，他坐在桌子跟前，摸了一下出汗的前額，喝了冷茶，就突然發問：

——你們在美國鬧架，是怎樣一回事呀？由報紙上，我知道事情底真相，可是——怎樣發生的呢？

我把我的奇遇，向他作了簡單的敘述。

我沒有遇到一個人像伊里奇這樣笑得厲害。甚至很奇怪地看見：像這樣的一個嚴格的實際主義者，像這樣的一個人，他這樣清晰地看見，深刻地認識極大的社會悲劇之不可避免，他這樣不調和地，不動搖地仇視資本主義世界，而公然能像小孩一樣地發笑，笑得噙塞了喉嚨，直至流出眼淚。

——啊哈，對了，你還是詼諧家哩！——他笑着說道。——啊，沒有想到。鬼知道，多麼可笑……

他擦了笑出來的眼淚，他已經莊嚴地，帶着可愛而柔和的微

笑，說道：

——這倒很好，你用諛諛態度去對付各種挫折。諛諛，是優良的、健全的質量。我很懂得諛諛，但不長於諛諛。生活中可笑的东西，大概並不少過悲哀的东西，對的，並不少過。

我們約好了，每隔一天，我便要到他這裏來一次，可是天氣太不好了，當晚我開始了嘔血症，到次日我就離開巴黎了。

× × ×

巴黎分別以後，我們會見面於加卜里島。這裏我有了非常奇怪的印象：好像依里奇到過加卜里島兩趟，而且具有兩種絕對不同的情緒。

當我在輪船碼頭第一次遇見他的時候，他就立刻堅決地向我聲明：

——我知道，你，馬克西姆（註），自始至終總希望我能夠和馬哈主義者調和下去，雖然在信上我已經向你聲明過：這是不可能的。因此請你再不要作任何企圖吧。

在走到我家裏去的道路上，我曾嘗試了一下，向他解釋他是不完全正確的：我沒有而且也不想調和哲學上的爭論，而且我並不瞭解這些爭論。此外，我在少年的時候，就不信任任何哲學，其所以不信任的原因，始終是因為哲學『主觀』和俄國人的經驗相背馳。在我看來，宇宙僅只開始，「形成」，而哲學却打擊牠的腦袋，非常無着落地、不應時地發問：

「往那裏去？爲什麼去？爲什麼這樣做？」

有些哲學家簡直直接了當地下命令：

「站着！」

此外，我已經知道：哲學好像女子一樣，憑她極不漂亮，甚至奇形怪狀，但只要穿得輕飄動人，也可把她當作美女。

---

（註）馬克西姆就是本書作者——譯者

這些話引起了伊里奇的鬨笑。

「噢，這真誠諧——他說。——什麼宇宙僅只開始，形成，——這說得很好！對於這點，你嚴重地思索一下，從此你就走上你老早應該走的方向。」

以後我曾向他說：在我的眼光中，波格唐諾夫，羅拿查爾斯基，巴沙羅夫，都是大人物，都是博學家，在黨內我沒有遇見能與他們相等的人物。

——假定這樣。噢，由此得出什麼結論呢？

——我始終認為他們是和我們目的相同的人物，既有大家所深刻認識的和領悟的目的上的一致，那就應該消滅哲學上的矛盾：

——這就是說，調和底希望仍舊活着，這是沒有用的，——他說：把牠拋開吧，而且盡量拋遠些，我忠實地勸告你！據你的意見，普列漢諾夫也是與我們目的相同的人了，但是，我告訴你吧，他的目的和我們完全不同，雖然他是唯物主義者，而不是形而上學者。

我們的談話，在此完結。我想，用不着聲明，我這裏所回憶的，並不是當日的逐字逐句。但是意思正確，是我所不懷疑的。

這裏我看出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比在倫敦代表大會上更加結實，更加堅定。在那裏他生氣得很，並且有過這樣的時候，即是，明顯地感覺到黨底分裂，使他處於非常困難的關頭。

在這裏他很鎮靜，冷淡和誠諧，嚴格地拒絕討論哲學的問題，並且一般地謹慎持重。波格唐諾夫，是非常動人的、溫柔的和深愛列寧的一個人物，但有些自愛，於是不得不聽到極端尖利的和刻薄的話頭：

——叔本華說：「誰思想得清晰，——就分析得清楚」。我看，他再沒有比這句還說得好的話了。你，波格唐諾夫同志，分析得不清晰。你向我解釋三兩句。畢竟你的「見解」給與工人階

級一些什麼，並且馬哈主義爲什麼比馬克思主義要革命些？

波格唐諾夫曾嘗試了一下，作了一個解釋，但是，他說得的確不清晰而煩贅。

——得了吧；——伊里奇勸他說。——有個人，大概是壽勒斯記，他說過：「寧可說實話，比做開員還好些。」我加上一句，比做馬哈主義者要好些。

以後他和波格唐諾夫下棋，棋下輸了，他就生氣了，甚至憂鬱起來，像小孩子似的。值得注意的，就是甚至這種小孩子般的憂鬱，好像他那奇怪的鬨笑一樣，並不破壞他的性格底整個融洽性。

在加卜里島列寧就不同了，——他是一個很好的同志，愉快的人物，拿活潑而不倦的興趣對待宇宙間一切，拿萬分和藹的態度對待人們。

好像是一個夜深晚上，大家都散步去了，列寧對我和安德列瓦說，——不是很愉快地說，而是帶着深刻的憂鬱：

——聰明的，有天才的人們，曾替黨做了不少事情，本來還能多做十倍，但是——他們不和我們一塊！也不能和我們一塊。而幾十幾百這樣的人們，正被這個萬惡的制度所摧殘，所蹂躪。

另有一次，他說：

羅拿查爾斯基是要回到黨裏來的，他——，比其餘兩個少帶個人主義的色彩。真是少有的天才。我在他的面前，有些「自慚形穢」——見鬼吧，多麼蠢笨的話：「自慚形穢」！你曉得吧，我愛他，他是個出色的同志！他有一種法國式的光彩。他的輕浮性，也是法國式的，這種輕浮性，——來自他的審美學。

他詳詳細細地盤問了加卜里島漁夫底生活，他們的進賬，神父底影響，學堂的情形等等，——他那興趣的廣博，不能不使我驚奇。當有人告訴他說有個小神父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兒子的時候，他馬上就要求給他一個說明：農民是否常送自己的小孩進教

會學校？農民的小孩是否回到自己的鄉村去替神父服務？

——你——懂得嗎？假若這不是偶然的現象，——那就是說，這是「梵諦崗」（註一）政策。狡猾的政策呀！

在人羣中既是出類拔萃，又能不受名譽心的薰陶，亦不失去活潑的興趣去對待『簡單的人們』，像這樣的人，我再不能想像出第二個。

他有一種磁力，吸引了勞動羣衆的心臟和同情。他不會講意大利文，但曾見過西廖乎亦見過俄國其他不少偉大人物的。加里島的那些漁夫，不知怎的，一下子更把列寧列在特別的地位。他的笑，真摯的笑，非常動情，只有看穿人類鹵鈍底笨拙和理性造作的狡猾，並善於用『直心人』小孩般的天真爛漫以陶情的人物，才會這樣笑。

一個老年的漁夫斯巴達羅曾說到列寧：

——只有誠摯的人，才能這樣笑法！

在蔚藍的水天一色的波浪中蕩搖小舟的時候，列寧學習『徒手』釣魚——拿沒有鉤的絲綫釣魚。漁夫告訴了列寧，要是手指感覺到絲綫動彈的時候，便要扯絲綫：

——課西（註二）…突林……突林，突林……突林（註三）加比斯（註四）？

一霎間，他捉着了一條魚，大叫起來，像小孩一樣的興奮，像獵人一樣的欣喜：

——啊哈！突林…突林，突林…突林！

漁夫也像小孩一樣，哈哈大笑，他們大喊：

---

（註一）「梵諦崗」是羅馬教主的宮殿——譯者。

（註二）『課西』一意大利文，作『這樣』解——譯者

（註三）釣絲動彈的聲音——譯者

（註四）『加比斯』一意大利文，作『懂得』解——譯者

『突林…突林，突林…突林先生』！

列寧離開了加卜里島以後，漁夫還時常問起他：

突林…突林，突林…突林好不好？沙皇捉着他嗎？沒有捉着他？

× × ×

我記不清楚，不知道是在列寧以前還是在他以後，普列漢諾夫曾到過加里島。

有幾個加里島的僑民，如文學家愛里格，如因為在梭池城組織暴動而被判決死刑的羅倫策，又如威格多爾奇克，大概還有兩個，他們都請求和普列漢諾夫作一次談話，普列漢諾夫拒絕了。這是他的權利，他本來是個病人，特別地來到這裏休養的。但是愛里格和羅倫策對我說，普列漢諾夫拒絕的方式，太叫他們難乎爲情。神經病的愛里格咬定說普列漢諾夫曾說了一些什麼『疲於應酬那些只愛說話而不會做事的人們』。在我這裏，他的確不接見當地的任何人，而列寧却會見了一切。普列漢諾夫絕對沒有盤問什麼，他已經知道了一切，並且自己告訴了自己。具有俄國式的一般的天才的，受了歐洲式的教育的他，愛用漂亮而俏皮的辭句，好像正是爲了俏皮的辭句，便激烈地指出外國同志和俄國同志的短處。我覺得，他的那種俏皮，並不是時常中的，在我腦筋當中，只留下不中肯的俏皮話的痕跡：『中庸適度的梅林格並沒有尺寸（註），『自命不凡的非羅，既無鐵，亦無金。』——這裏的談諧，是在咬嚼『非羅』兩字，因法文的『非羅』，作『鐵』字解釋，其餘一切，都是這樣一套。一般地說，他很能原諒人，自然不像上帝一樣，但多少有些相仿。他這個最有天才的文學家，黨底創造者，給我的印象，只引起了我的崇拜，但不是同情。他充

（註）梅林格——德人，俄文的譯名是Мернитт，而俄文的Мера則作『尺寸』解釋——譯者。

滿了很濃厚的『貴族主義』的色彩。也許我的判斷是錯誤的。我並不特別袒護錯誤，但是，和旁人一樣，我也是犯錯誤的。但事實終究是事實：我再沒有遇過像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兩者間相差到這麼田地的人們。這是自然的事：一個只完結其破壞舊世界的工作，而另外一個，却已經開始了創造新世界的工作。

× × ×

生活竟創造得那樣神秘地精巧：不會忌憎，也不能誠摯地愛慕。生命必須分成兩面，愛慕必須透過忌憎，只這一點——根本變更人類的這一點，就決定現代的生活條件定要毀滅。

在俄國，正宣傳這一種觀點，說受苦受難就是『救命』的萬應散，在這樣的國家內，我沒有遇過，也不知道再有像列寧這樣的人物，能夠深深地感覺到要忌憎，厭惡，仇視人類間的厄運、苦痛、災難。

我覺得：這種感覺，這種憎厭生命中的苦痛和悲劇的感覺，特別抬高烏拉基米爾·列寧底身價。在列寧所生長的地方——俄國，許多人正寫了大堆的高明的聖書以謳歌和頌揚苦難，並且青年們正開始依照着千篇一律的、實際上只描寫微小的、日常的悲劇的書籍中的指示而生活。俄國的文學，是歐洲最悲觀的文學；在俄國，一切書籍，都寫的一個題目，說我們是如何苦痛，——在幼年和中年的時候，由於缺乏理性，由於專制的壓迫，由於女子的引誘，由於痛愛骨肉，由於宇宙底構造不良；在老年的時候，由於認識生活中的錯誤，由於缺乏了牙齒，由於肚子不消化和死亡之必然。

每一個俄國人，只要他『因政治活動』而被囚禁了一月，或是被充軍一年，他便認爲自己應當把他那受苦受難的經過，寫成回憶錄贈給俄國。一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想到把他生平的樂趣寫成書籍。既然俄國人只習於想像自己生活而不善於創造這種生活，那末，若是寫一本關於幸福生活的書籍，一定能夠使他知



道如何想像這樣好的生活。

在我看來，列寧特別偉大的地方，正在於他那不調和的，無止息地仇視人類命運的一種情緒，在於他顯然地相信：所謂命運，並不是生活上不可消滅的基礎，而是人們應該而且能夠把牠剷除乾淨的污穢。

我要把他這一點特殊的性格稱作唯物論者戰鬪的樂觀主義，並且這不是俄國的性格。正是這一點特殊的性格，特別把我的心靈，吸引到這個人的身上，——這個超群拔萃的人的身上。

× × ×

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我和列寧的關係，遠非我所希望的那樣，而又不能不這樣。

他是一個政治家。他完全具有那種爲龐大而沉重的海船底舵手所必須的銳利目光。這裏說的海船，就是龐大的農民的俄國。

至於我呢，根本嫌惡政治，並且我一般地都不信任群眾底理性，尤其是不信任農民群眾的理性。沒有爲思想所系統化的那種理性。還不是創造生命的一種力量。在群眾底理性中，一直到這些群眾還不理解一切個人底共同利益的時候，就沒有思想。

這些群眾，數千年來，生活於一種趨於美滿生活的追求當中，但是，追求的結果，由羣衆中培養出一批強盜來，這批強盜奴役羣衆，吸羣衆的血汗，一直到羣衆還沒有覺悟到世界上只有一個力量——列寧底真理——才能把他們從強盜底掠奪中解放出來的時候，這種情況將繼續下去。

當一九一七年列寧回到俄國，發表了他的『提綱』的時候，我覺得，他用這個提綱，把一些數量雖少而質量優良的，受了政治教育的工人和一切真正革命的知識份子去作俄國農民的犧牲。俄國的這個唯一積極的力量，將如一掬鹽一樣，瀉到農村清淡的沼澤中去，會無形無蹤地消散下去，一點也改變不了俄國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歷史。

在我看來，科學的、技術的、以及一般熟練的知識份子，按其本質是革命的。在我看來，他們與工人的，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匯合起來，就成了俄國所積蓄起來的最寶貴的一種力量，至於能夠奪取政權和組織農村的另外一種力量，我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却沒有看見。但是這些數量不大以及因為矛盾而被分散的力量，將只有在最緊密的內部團結底條件之下才能完成自己的作用。在這些力量的前面，擺着偉大的工作：征服農村中的無政府狀態，培植農民意志，教導農民合於理性地作工，改革他們的經濟，並用此一切，迅速推動國家前進；要達到這些，只有使農村的本能服從城市中有組織的理性。我認爲革命的第一個任務，是建立能夠協助國內文化力量之發展的條件。爲了這個目的，我曾提議在加卜里島成立工人學校，並且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三的反動年代內，我曾盡力企圖提高工人的蓬勃精神。

爲了這個目的，就在二月革命以後，在一九一七年春，成立了「發展和廣佈純正科學自由聯合會」，這個團體底目的，一方面，是要在俄國設立科學研究院，另一方面，是要在工人羣衆中大規模地和不間斷地普及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聯合會底領袖，是些偉大的學者，俄國科學院底博士：斯契克洛夫，屈加斯特，威爾斯曼博士，哥斯特切夫，彼特羅夫斯基以及其他幾個人。他們積極募集了經費，哥斯特切夫開始找尋成立動植物學研究院的地址。

爲更明顯起見，我要指出：無知識的農村大大超過城市這個事實，農民的動物式的個人主義，以及他們完全沒有社會感情，這些都悶煞了我一生。有政治知識的工人，和科學的及技術的知識份子結成緊密聯合而建立專政，在我看來，是唯一可能的出路，足以擺脫困難的，尤其是爲那個使農村更無政府化的戰爭所更加弄複雜了的情況。

關於知識份子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問題，我曾和共產黨員的



革命的殘酷，難道這不是極不得當和極令人厭惡的矯情嗎？現在，『文明的國家』，已經被擊潰了，已經筋疲力盡了，正在趨於野蠻狀態，而全人類的小資產階級的愚魯得到了勝利：這種愚魯底烏煙瘴氣至今還在窒息人們。

人們曾寫過和說過列寧底殘酷。自然，我覺得沒有意思拿滑稽的技倆來保護列寧不受造謠中傷的攻擊。我知道：造謠中傷，是小資產階級政客底慣用方法，是與敵人鬭爭的通常手段。在世界上一切偉人當中，未必找得出一個沒有被人家塗上污泥。這是非常明顯的。

此外，一切人們，都有一種傾向：不僅想把偉大的人類糟蹋到他們自己所理解的田地，而且想把他踏到脚跟底下，踏到膠性的、毒汁的泥坑中，他們挖下了這個泥坑，稱牠是『平凡的生活』。

我很痛心地還記得這樣一個事實：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在彼得堡曾舉行了『農村貧農』底代表大會。當時由俄國北部諸省派來的有數千農民，其中有幾百個住在羅曼諾夫底冬宮裏。當會議完結和這些農民歸去以後，才發現了他們不僅把那皇宮裏的浴盆，而且把很多寶貴的賽威爾的、薩克遜的以及東方的花瓶，糟塌得一塌糊塗，當作了夜壺使用。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需要，——皇宮底廁所，仍舊有條有理，水管也一樣流通。不是的，這種流氓行爲，只不過是樂意損毀漂亮東西的一種表現。在兩次革命和一次大戰的時期內，我已幾百次地看見了人類這種黑暗的、妬忌的傾向：破壞、損傷、弄壞、糟塌好的東西。

不應該說：我在這裏指出『農村貧農』底這種行爲，是由於我拿懷疑的態度去對待農民，絕對不是的，——我覺得：有些知識分子的集團，如那些認為俄國若是沒有他們就不會有好東西的一般僑民，也免不了這種糟蹋美麗物品的毛病。

損壞特別美觀的物品的這種惡劣傾向，是和糟塌一切非常人物的那種下賤傾向同一來源。一切非常的人物，總妨礙人們依其

所願的去生活。人們所渴望的（若是他們渴望的話），絕對不是根本改革自己的社會習慣。大多數人們的呻吟和啼泣是：

『不要妨礙我們照我們的習慣去生活吧！』

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就是這樣一個人物；他妨礙了人們照他們的生活習慣去生活，在列寧以前，從來沒有那個做到這點。

世界資產階級仇視列寧的心理，表示得又露骨，又令人厭惡，牠好像那些紫色的、傳染的斑點，粒粒可數。這種仇視的本身是令人厭惡的，但牠向我們說明，烏拉基米爾·列寧——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和領袖，在世界資產階級底心目中是何等偉大和可怕。他的肉體已經不存在了，但他的聲音却更高朗地，更勝利地震動地球上的勞動羣衆，地球上已經沒有那個僻隅不被這個聲音激動了工人羣衆的意志，趨於革命，趨於新生命，趨於人類平等世界的建設。列寧的門生，他的承繼者，日益堅信地，結實地，順利地完成偉大事業。

他那最明顯的趨於生存的意志和他那對於生存苦楚的積極仇視，已經使我失魂落魄，我羨慕他對於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具有少年的奮發性。我驚訝他那非常人所能有的工作能力。他的舉止很輕巧，敏捷，而又簡單，可是他強烈的手勢，正完全和他的演說相和諧，他的演說，也用簡單的語句構成，但充滿着濃厚的意思，在他那蒙古式的面孔上，百勞不憊的戰士底那一對銳利的眼睛，燃燒着，活躍着，反對生活中的虛假和痛苦，燃燒着，斜視着，嘲笑着，閃耀出一種憤怒之光來，那對眼睛底光芒，使他的演說更加逼真和清晰。

有時好像他那精神底柔和之力，由眼睛中射出火花來，充滿着火花的語句，閃爍於空中。他的演說，時常引起肉體上感觸着不可辯駁的真理。

人們看見列寧在哥洛克花園玩耍的時候，非常地奇怪：——列寧與他們想像中的人物，簡直相差到這麼田地，他們想像中的

人物是這樣：坐在長桌底一端，微微地發笑，閃耀着舵手的銳眼，機警地敏捷地指導同志們底討論，或是：站在講台上，搖搖他的頭，把明瞭的，清晰的語句，注射到沉靜的集羣中去，注射到貧乏於瞭解真理的那些人們的渴望的眼睛中去。

這些語句，時常使我回憶起那鐵屑般清冷的光澤。

由這些語句當中，就萬分清晰地顯出那文藝所形成的真理之像。

興奮，是列寧的本性，但列寧的興奮不是博弈者貪婪的興奮。列寧的興奮暴露了列寧精神上那種特殊的魄力，這種魄力，只有固守自己的信念的人物，只有各方深深感覺自己與宇宙的聯繫的那種人物，只有徹底瞭解自己在紊亂世界中的作用——反對紊亂世界的作用的那種人物，才能具備。他也一樣地醉心於下棋，翻閱『衣樣本』，與同志們作幾小時爭論，釣魚，在那被南方陽光晒熱的加卜里烏的石徑上踱步，鑑賞那金雀花和注視那漁夫底骯髒的小孩。傍晚的時候，聽人講俄國鄉村的故事，很羨慕地嘆息：——我，知道俄國太少，新比爾斯克，喀山，彼得堡，充軍，——差不多就只是這些！

他愛笑，並且笑得渾身發動，真正所謂『沐浴』在酒笑中，有時還流下眼淚。他能夠在短促的，他所愛作的『姆……姆』的聲音中發出各種無限的音段：由刻薄的諷刺到謹慎的懷疑；並且時常在他那『姆……姆』的聲音中，夾着一種銳利的諷諧意味，這種諷諧意味，只有非常警惕的，熟悉生活中神祕的妄誕的那種人物才能具備。

矮小的，健壯的，長着蘇格拉底式的前額和一雙能見萬物的眼睛的他，時常作出一種奇怪的和稍帶滑稽的姿勢——頭仰向後面，又偏到肩頭，手指插在背心的裏面，不知放在腋下什麼地方。這種姿勢，好像帶着萬分可親和可笑的样子，又好像雄雞得勝時的樣子，而他呢，這個醜陋世界上的偉大的嬌兒，這個優秀

的人物，在這個當兒，却滿呈着愉快的色彩。他曾不得不爲實現愛慕底事業，而受仇視和忌憎底踐踏。

× × ×

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在還沒有向列寧實行卑鄙的和下賤的暗殺以前，我在俄國沒有見過列寧，甚至在遙隔的遠方也沒有見過他，當他還難能運用手臂和不大能轉動他那中傷的脖子的時候，我到過了他那裏。他看到我的激憤，便不大高興地說，好像說到這點，便有些厭惡似的：

——打架罷了。有什麼辦法？每個人動作，都盡其所能。

我們遇見的時候，非常和睦，但是，可愛的伊里奇底一對銳利的，能見萬物的眼睛，注視着『茫然無主』的我，顯然表示出憐惜的樣子。

經過了幾分鐘以後，列寧奮發地說道：

——誰不和我們一塊，誰就反對我們。人們可以離開歷史——這是幻想。就算什麼時候有過這樣的人物，那末，現在就沒有這種人物，而且也不能有這種人，誰也不需要他。一切人們，直到最後的一個，都已經捲入於混沌的，從來還沒有這種混沌過的實際底漩渦中。你說我把生活看得過於簡單嗎？這種簡單，又有什麼地方危及文化底毀滅呢？

他發出譏諷的，他所愛作的聲音：

——姆……姆……

銳利的眼睛，變得更加銳利，列寧低着嗓子繼續地說：

——呸，據你的意見，數百萬的農民，手持槍械，危及文化嗎，不？你想：國民會議能征服農民的無政府狀態嗎？你這樣時常叫喊農村的無政府狀態，應該比別人更善於瞭解我們的工作，必須向俄國的農民指出最簡單的，爲其理性所最易接受的東西。蘇維埃和共產主義——多麼簡單呀。

——工人與知識份子聯合嗎？這也不錯，真的不壞。告訴知

識份子，讓他們來好了，據你的意見，他們是真心誠意地爲着正義而出力的，怎樣一回事呢？請他們來好了：這裏我們正擔負了偉大的任務，叫民衆站起腳來，叫世界上都知道生活底一切真理，我們向民衆指出走上人類生活的康莊大道，指出擺脫奴隸、貧困、卑賤狀況的道路。

他發笑了，又毫無怨尤地說：

——爲了這點，我才中了知識份子的子彈。

當談話的溫度近於常態的時候，他忿恨地和憐惜地說道：

——難道我反對說知識份子是我們必需的嗎？但說自己可以看見：他們的情緒是何等仇視，他們又是怎樣不懂時代底要求！他們也看不見：沒有我們，他們就沒有力量，不會到羣衆中去，這——將是他們的過失，若是我們破壞得太多的話。

關於這個問題，差不多在我們每次見面的時候，都發生討論。雖然在口頭上，他對知識份子是抱了一種不信任的，仇視的態度，但在實際上，他總正確地估計了知識份子的力量在革命過程中的意義，並且，好像他已經同意了一點：實質上，所謂革命，正是在過去的狹隘的條件下找不着有規律的發展可能的那種力量底爆發。

記得有一次我和科學院的三位博士到過他那裏。談到必須在彼得堡成立一個高等科學研究院的問題，列寧送走了那三位學者以後，就滿意地說道：

——就是這麼一回事呵，這才是聰明人哩。他們的一切都簡單，一切都說得明確，一下子就看出，他們很能知道要幹的是什麼，和這種人工作——是一種快樂事情。我尤其是喜歡那一位……

他當時講出的，是俄國科學上的名人之一，次日，他從電話中告訴我說：

——請轉問C. 君，他能來和我們一塊工作不？



當G. 君接受了提議的時候，這真使列寧欣喜欲狂，他磨擦了幾下他的手，嬉笑地說：

——你看，我在把俄國的和歐洲的一切科學家一個一個地拉過來，那時候，世界，不管願不願，總要翻轉過來。

× × ×

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布哈林曾經說過：

——民族，就是資產級和無產階級一塊。若是承認什麼卑賤的資產階級有自決權，這無論怎樣也說不通。

——對不住。不是這樣，——列寧反駁道，——牠却說得通，有過這樣的事實。你所引證的，是無產階級由資產階級中分化出來的這個過程，但是我們還要看一看，這個過程是怎樣發生的。

以後，他指出德國的例子，就在那裡，這個分化的過程，發展得如何遲緩和困難，並且提到，『共產主義不是用強迫的方法可以灌入的』，——他關於知識份子在工業中，軍隊中和合作社中的意義問題的意見是這樣。我現在引出新聞報上關於大會討論的記載：

『這個問題，在此次代表大會上，應該得到完全確定的解決。我們之建成社會主義，只有在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技術變成羣衆所最能接近的東西的時候才有可能。』

『爲了這一點，應該奪取資產階級的機關，應該吸收一切專門人材參加工作，沒有資產階級的專門人材，就不能提高生產力。要用同志合作的空氣、工人政治代表、共產黨員來包圍這些專門人材，替他們造成這樣一種條件：使他們沒有解脫包圍的可能，但是，也應當給他們以更好的、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還要好些的可能去做工，因爲這個階層，受了資產階級的培養，不是這樣，牠就不願做工。拿着棍子驅逐整個階層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的專門人材，會習慣於文化

工作，他們在資產階級的制度中推進了文化，即是說，使資產階級富有廣大的物質企業，而將一小部分文化分給無產階級享受。但他們畢竟推進了文化——這是他們的職業。只要他們看出工人階級不僅重視文化，而且幫助普及文化於羣衆中，他們就會改變其對待我們的態度。那時候，他們將在精神上馴服下去，而不僅只在政治上脫離資產階級。應該把他們引收到我們的機關中來，但是爲要這樣，有時就必須有所犧牲。我們對待專門人材的態度，不應在小處計較。我們應該給他們以儘量優裕的生活條件。這才是極好的政策。若是昨天我們說過准許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合法存在，而今天却逮捕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員，那末，在這些變動中始終保持着一條最堅定的路線：撲滅反革命，而利用資產階級的文化機關。

偉大政治家的這些透澈的辭句，比小資產階級的無力的、實際上是虛偽的『人道主義』底一切呻吟，要有生氣得多、要切实得多，可惜，在那些應該懂得和重視這個號召——和工人一塊從事純潔勞動的這個號召——的人們中，還有很多人却沒有懂得和重視這個號召。他們却寧願暗中作出蠢賊行爲和叛變行爲來。

在農奴制取消以後，很多『僕吏』、奴隸成性的人們，依然在舊日曾受主人拷打的那些牛欄馬棚裏，替他們的主人效勞。

×                    ×                    ×

我時常和列寧談到關於革命策略和生活之殘酷的問題。

——你想怎樣？——列寧很奇怪而忿怒地發問：——在空前殘酷的戰鬥中還能講人道嗎？那裏還談得上寬容大度呢？歐洲封鎖着我們，我們失去了早已期待的歐洲無產階級的幫助，四面八方，反革命像狗熊一樣地盤繞着我們，而我們——怎樣呢？難道不應該，難道無權利起來鬭爭、反抗嗎？呸，對不住，我們並不是養子。我們曉得：我們所要的東西，除了我們自己以外，誰也

不能辦到。難道你以爲：假使我不是這樣確信，我會坐在這裏嗎？

你用什麼尺度去測量打架中的拳頭那一下是必需的而那一下關過火的呢？——在熱烈的談話以後，他曾這樣問過我一次。對於這個簡單的問題，我只有領首作答，我想：旁的回答——沒有。

我時常拿很多的、各種的問題來非難他，我感覺到：我那些關於人類的要求，引起列寧對我的憐惜。他問：

——你不覺得你在講空話嗎？

但是我依然按照我所認爲需要他去做，而知道無產階級敵人打什麼盤算的那個人底發怒的目光，終於推不動我。他苦惱地搖著頭說：

——你自己在同志們的心目中，在工人們的心目中，毀壞自己的名譽。

我說：同志們，工人們，處在『怒火衝天的狀態』，把自由、把尊貴人物底生命，往往看得過於容易，過於『簡單』，並說據我的意思，這種情景，不僅用那種無謂的、錯誤的、無意識的殘酷手腕來毀壞純潔而困難的革命事業底名望，而且客觀上損害這個事業，因爲這推開了不少的人們，使他們不能參加這個事業。

——姆……姆，——列寧懷疑地姆了幾聲，向我指出了知識份子叛變工人事業的很多事實。

——告訴你吧，——他說，有很多人叛變，不僅由於膽怯，而且由於自愛，由於怕丟臉，由於怕那可愛的理論在與實際生活的衝突中受損。我們不怕這點。理論，假設，在我們看來，不是一種『神聖』的東西，在我們看來，這是做工的工具。

然而，我終究記不起伊里奇拒絕過我的請求的事情。若是這種請求是沒有執行的話，那末這並不是他的錯誤，而是大概由於俄國國家那架粗糙機器所常有的那種『機器之缺乏』。自然，也

有人惡意地不願改善尊貴人物的命運，不願救濟他們的生命，這裏也有『蟲賊行爲』，敵人的無恥不遜於他的狡獪。報仇和惡念，時常是按着慣性活動的。自然。有些心理不健全的小人物，抱着幸災樂禍的病態心理。

有一次，他微笑着，拿出一張電報給我看。

『又逮捕了，請求釋放』。

署名者：依萬·瓦里雷。

——我讀過了他的著作，——很令我滿意。從電報上兩句話當中，我立刻就知道這個人很懂得錯誤是不免的，而且並不生氣，亦不因個人的恥辱而憤激。逮捕他，大概是第三次了吧。你可勸他離開鄉村吧，不然，也許將殺死他哩。大概那裏都不喜歡他。勸他吧。發電報去吧。

時常使我萬分驚訝的，就是列寧總準備着幫助他所認為是自己的敵人的那些人們，不僅準備，而且顧慮他的將來。例如，一個將軍，學者，化學家，有了槍決的危險。

——姆……姆，——列寧細心聽了我的敘述以後，這樣說着。——據你的意見，他不知道小子們在他的試驗室中掩藏了武器嗎？這裏有點浪漫的意味。但是，應該讓謝爾靖斯基來考究這件事情，他對於真理，有一種銳利的觸覺。

過了幾天，他在彼得堡用電話通知我說：

——你的將軍——我們可以釋放出來，大概已經放出了。他要作什麼呢？

——作乳劑……

——是……是，——作什麼松脂酸。嗚，好，讓他調製松脂酸好了。請你告訴我，他需要什麼……

爲要不露出他那救人時含羞的快意起見，列寧便用諷刺來掩蓋了快意。

過了幾天，他又問我：

——將軍，——怎樣？安頓好了麼？

× × ×

在一九一九年，有一個女子，非常漂亮的女子，到了彼得堡的一個廚房裏，像煞有介事地要求：

——我是耳候爵的夫人，請給我的小叭狗一塊骨頭吃吧？

據說，她忍受不了屈辱和饑餓，遂決定了投尼瓦河去自盡，但是她的四個小狗，聞出她那女主人的不良計劃，便追隨着她，大咬大叫，使他不得不放棄了自殺的念頭。

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列寧。他從頭到腳的斜視着我，眼睛閃動起來，最後，完全閉上眼睛，生氣地說：

——假若這是捏造出來的話，那末也捏造得不差。革命底笑話。

他沉默了。站了起來，翻翻桌上的紙張，沉鬱地說：

——唉，這些人也窘迫起來了，歷史是嚴酷的老娘，天理循環，毫不留情。有什麼說法呢？這些人也不好起來，他們當中聰明一點的，自然知道草除了根，不會重生，而移居於歐洲呢，又不能滿足聰明人底慾望。他們在那裏不能生活，你覺怎樣？

——我想——不能生活。

——這就是說——或是和我們一塊，或是又奔走於武裝干涉。

我曾問過：是我個人的感覺如此呢，還是列寧真正憐惜人們？

——聰明的人，——我是憐惜的。我們少有聰明的人。我們俄國人，——多半是有天才的人物，但腦筋偷懶。

以後，他又記起了幾個已經剷除了階級的動物心理而與『布爾塞維克』一塊工作的同志，他非常和藹地說到了這些人們。

× × ×

列寧這個人，富有萬分堅強的意志，他頗有優秀革命知識份

子所具備的天性——克己精神，這種克己精神時常走到自己糟塌自己的田地，走到臥薪嘗膽的田地，否認藝術的田地，走到安得列夫小說中一位英雄底邏輯：『人們的生活壞——那末，我的生活也應該壞』。

在困難的、饑饉的一九一九年，列寧含着羞，怕吃同志們、兵士們和農民從鄉下送給他的食品。當人們把包裹送到他那不舒適的房中的時候，他皺起肩來，慚愧起來，並急忙把麵粉、糖、牛油分給害病的同志，或極其挨餓的同志。他請我到他家裏去吃飯的時候說道：

我請你吃烤魚——由阿斯特拉罕寄來的。

他皺緊着他那蘇格拉底式的前額，把他那能見萬物的眼睛斜射到旁邊，補充說：

——好像送禮給老爺似的，怎樣拒絕呢？說拒絕吧；說不受吧，——難為情。但是周圍都在挨餓。

他不愛酒、香煙，從早到晚都忙碌於複雜的、困難的工作，完全不注意自己，但時時刻刻關心同志們的生活。他坐在自己辦公室的桌子旁邊，很快地寫着，筆尖不離紙地說道：

——你好，健康如何？我即刻完結。有一個同志，在鄉下，寂寞得很，大概——疲倦了。應該安慰他。情緒——不是小事呀！

好像是在莫斯科，我到他那裏去，他問：

——吃飯了沒有？

——吃了

——不說謊嗎？

證據在這裏，——我已經在「克林姆宮」的飯堂吃過午飯。

——聽說，——那裏調製得很糟糕。

——並不糟糕，不過——可以再弄好些。

他立刻詳細地盤問：爲什麼不好，怎樣可以弄好些？

他開始生氣地囉唆起來：

——怎麼一回事，他們在那裏不能找到一個好廚子嗎？人們，作工簡直作到發暈的田地，應該拿美味的菜蔬去調養他們，能夠多吃一些。我知道東西很少，並且又不好，——但是這裏要有精巧的廚子。——接着，他引舉了某個衛生家關於美味的東西在調養過程和消化過程中的一段議論。我問：

——你怎麼有時間想到這些東西？

他也問：

——想到合理的調養？

由他的口氣中，我知道我的問題是不得當的。

我的一個老相識，斯科洛何多夫，也是索爾謨夫地方的人，這個人，性情溫和，他申訴非常委員會（註）工作的困難。我向他說：

——據我看來，這不是你做的事情，不合你的性格。

他悲傷地表示同意：

——完全不合性格。

但是，又想了一想，他說：

——可是，你要記得，伊里奇大概也常常硬着心腸，——我真慚愧自己的弱點。

我過去現在都知道有不少工人以前會是而且現在也是咬緊牙根，『硬着心腸』——壓制自己生理上的『社會唯心論』，爲要使他們所出力的事業達到凱旋。

列寧畢竟是不是『硬着心腸』做事呢？

他很少想到和旁人談論自己，他最善於掩藏自己心坎中的隱痛。但是有一次，在哥洛克山，當他撫摸誰家的小孩子的時候，他說：

---

（註）非常委員會就是現在的國家政治管理局——譯者

——這些小孩，將比我們生活得好些；我們的生活中所經過了的很多東西，他們可以不經過。他們的生活，要比較不大殘酷。

他觀望着遠處，看那點綴着村落的小丘，躊躇地接着說：

——可是我們不羨慕他們。我們這一代，已經完成了歷史上驚人的工作。我們生活中爲條件所造成的殘酷，將爲人們所瞭解和證實。人們會瞭解一切，一切！

他撫摸小孩子的時候，很謹慎，用一種特別溫柔的和懇懇的手勢。

× × ×

有一次我到他那裏，看見在桌子上放着一本戰爭與和平。

——是的，托爾斯泰！很想讀一讀狩獵的舞台，但是，記起來了，要寫信給同志，讀吧，——完全沒有時間。只是昨天夜裏，我才讀完了你所寫的關於托爾斯泰的一本書。

他微笑起來，動了一下眼睛，很舒服地在沙發上伸了伸腰，然後低下矜子，迅速地接着說：

——怎樣一塊巨石呀？多麼偉大的人物呀！啊叔，你看，這才是藝術家哩……。你可曉得，還足以驚人的是甚麼？在這位公爵以前，文學上從沒有描寫過一個真正的農民。

然後，他用那一對朦朧着的眼睛注視着我，發問說：

——歐洲有誰能夠和他比擬呢？

他自己回答說：

——沒有。

他，磨擦着手兒，笑了，很滿意。

我時常看出列寧有點誇獎俄國藝術的特性，有時我感覺到這種特性對於列寧是非常不配的甚至是幼稚的，但是以後我却曉得這種特點也表明出列寧對於工人羣衆很深刻而暗藏的、愉快的愛慕。



在加卜里島的時候，他注視漁夫怎樣慢慢地整理那爲沙魚所觸破和攪亂了的網盤，說道：

我們的漁夫作工還要勇敢些。

當我關於這一點表示懷疑的時候，他不無憐憫地說：

——姆……姆，你不要忘記俄國呀！當你住在這個小小的地方的時候。

德斯尼茨基·斯特諾曾告訴我說，他有一次和列寧一同到了瑞典，在車箱中，他閱過一篇關於杜烈爾（註）的論文。

車箱隔壁的德國人問他這是一本什麼書。原來他們完全沒有聽到過自己的偉大的美術家。這樣一來，差不多引起了列寧的欣狂，他曾自傲地兩次向德斯尼茨基說：

——他們連自己的都不知道，而我們却知道。

有一天晚上，在莫斯科，在波斯哥瓦的房子裏，列寧聽見多波洛文奏伯特阿文底樂曲，他說：

——我不知道還有比『愛柏與納特』歌曲更好的東西，每天都願意聽牠一下。動人的，非人間的音樂呀！我時常很驕傲地想，——或者，這種驕傲是幼稚的——人們能夠作出多麼奇絕的東西呀！

他，目光閃爍，微微發笑，不大快樂地繼續說：

——但是，時常聽音樂我是不能的，音樂太刺激神經了。我想說些可笑的妄言，我想撫摸人們的頭顱，因爲人過着地獄般的生活，能夠理解這樣的美感，可是，現在，誰的頭顱也不能摸，——會咬你的手。現在只有打擊頭顱，無情地打擊，雖然，我們在理想上是反對用任何暴力對待人們的。姆……姆——責任多麼艱難呵！

他自己差不多已經病了，十分疲倦了，可是在一九二一年八

---

（註）杜烈爾是德國十五世紀的著名的畫家——譯者。

月九日他寫了一封信給我：

A.M.!

你的來信，已經轉交了加米業夫。我疲倦得什麼也不能幹，你害着嘔血症，還不預備外出！老實說，這未免太說不過去，太不合算了。在歐洲，在最好的療養院裏，既可調養，又能加倍地工作。老實的話呀，我們這裏，既沒有醫院，也沒有事幹，只有一個奔勞——無益的奔勞呀。走吧，調養去吧。請你不要太固執了！

你的列寧。

在一年多以來，他非常堅決地催我離開俄國，而我呢，很奇怪：被工作完全糾纏着的他，怎樣這樣記得誰害着病，害什麼病而需待休養呢？

像上面引出來的這種信件，他寫給了各種各樣的人們，大概，總有幾十封吧。

×

×

×

我已經說過那種對待同志的特殊態度，說過他那甚至猜中同志們生活上不舒暢的小事的那種對待同志的關心。但是在他的這個感覺中，我從來捉摸不着他那種自利的顧慮——有時聰明的主人在對待其忠實的和靈敏的工作員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顧慮。

不是的，這正是誠懇的同志底肺腑上的注意，正是對待平等人們的一種愛底感覺。我知道：在列寧與黨內甚至最偉大的人們中間，不能畫出一個等號，但是列寧自己好像不知道這點。並且，正確些說，他也不願意知道這點。他與人爭論的時候，很嚴格地對付人，冷酷地發笑，有時甚至惡意地嘲弄——一切都是這樣。

但是，有好幾次在他批評他昨天所申斥的和『責罵』的人們的時候，我十分明顯地聽見了一種誠懇的驚愕的音調，驚異這些人們的天才和精神上的堅定，驚異他們能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的地獄般的條件之下，在各國的和各國政黨的暗探底包圍之

下，在陰謀詭計中傷俄國——因戰爭而疲憊的俄國——的環境中，不屈不撓地和艱難困苦地工作。他們的工作——沒有休息，吃得少而又壞，生活在無有止境的恐怖之中。

但是列寧自己呢，好像未曾經歷這些困難的條件，未曾經歷因內亂中流血的暴風而被撼搖了最深基礎的那種生活上的恐怖。只有一次，在他與安德列瓦的談話中，才發洩出多少有點訴怨的辭句：

——有什麼辦法呢，可愛的MΦ(註)？應該奮鬥呵！必須的呀！我們痛苦嗎？自然呀！你想想：我也沒有困難的時候嗎？有的，——並且還多麼厲害呀！你——看一看謝爾靖基吧，他像個什麼樣子了！沒有辦法呀！讓我們痛苦吧，只要能夠克服就好了。

我個人從他那裏聽見過一次訴怨：

——可惜——馬爾托夫不和我們一塊，可惜得很！多麼奇怪的一個同志，多麼純潔的人物呀！

我還記得，他曾多麼愉快而不斷地哈哈大笑起來，當他在什麼地方讀到了馬爾托夫以下的幾句話的時候：

『俄國只有兩個共產黨員：列寧和哥倫泰』。

笑了以後嘆息地說：

——多麼聰明的人！啊……

他從辦公室內送走了一個『經濟工作人員』以後，很尊敬而驚奇地說：

——你很早就知道他嗎？他很可以充當歐洲任何國家中國務院的主腦。

磨擦着手，微笑起來，繼續說：

——歐洲具有天才的人物，比我們少些。

(註) MΦ 即安德列夫——譯者

我會向他提議往礮兵總指揮部去看一看一個布爾塞維克——過去的礮兵——所發明的一架指揮射擊飛機的機器。

——我怎麼懂得這種東西呢？——他問，但是，他終於去了。一間黑闇的房子中，圍着機器所安置的那張桌子，聚集了七個蹙額的將軍，都是白髮蒼蒼，髡鬚蓬蓬的老者，博學的人物。在這些人中間，列寧那個朴質的便衣的人物，好像不見了，看不見了。發明家開始解釋了機器底構造。列寧聽了兩三分鐘的光景，點頭說：

——姆……姆！——便開始向發明家詳細盤問，好像是考試他的政治知識一樣：

——畢竟你怎樣能夠同時做到機械上的兩種工作去確定射擊目標呢？不能把礮架的設置自動地和機械底標尺聯在一塊嗎？

他問到了射擊底面積，也問到了其他的東西，——發明家和將軍們都很高興地向他解釋了。過了一天，發明家對我說：

——我告訴了我的同志，說你要和一個同志上我們這裏來，但是我沒有說明這個同志是誰。他們都沒有想到是伊里奇，對的，大概他們也不能想像到他來的時候竟沒有動靜，沒有鋪張，沒有衛隊。他們問：他是技師，大學教授？列寧嗎？他們非常奇怪起來——什麼？不像！好吧，告訴我吧！——他從那裏知道這些知識呢？他發出的問題，竟像是一個精通技術的人物！神秘呀！大概，他們正因為這樣，所以不相信這是列寧……

至於列寧呢，在從礮兵總指揮部回來的路途上，興奮地發笑了，並談到這位發明家：

——你看，在批評人的時候怎樣能夠發生錯誤！我曉得他是一個老的忠實的同志，可是——是不能成大業的一個。然而，剛好，他在這一點上，却非常有用。呱呱叫呀！不，將軍們都似乎怒目看我，當我對於這架機器底實際價值表示懷疑的時候！我故意這樣做的，——爲的是要知道他們怎樣估計這個巧妙的東西。

他笑得出眼淚，以後又問：

——請告訴我，**N**君還有什麼發明沒有？怎樣一回事？應該使他不担任其他的任何工作。啊哈，若是我們有可能把這一切技師安置在適合於他們工作條件下，那末經過二十五年以後，俄國就會成爲世界上的先進國家！

真的，我時常聽見他誇獎同志。甚至關於得不到(據說如此)他的個人同情的那些人們，他說起來的時候，也能給以應有的估計。

我很奇怪他，給托洛茨基之組織能力以極高的估計，——伊里奇看出了我那奇異的心理。

——是的，我曉得，說到我與他的關係的時候，却多少有些撒謊。但是——有什麼——是什麼，沒有什麼——就沒有什麼，這點我也曉得。你看，他曾善於組織軍事專門家。

他沉默了，又低聲地和不舒暢地說：

——噯，終究不是我們的！和我們一塊，但，——不是我們的。好功名心。他從拉薩爾那裏薰染了一些不好的風格。

這幾個字：『和我們一塊，但——不是我們的』，我聽見他說過兩次，第二次也是說的一個偉大人物。這個人，在列寧死後不久也死了。我想，列寧一定是很能識人的。有一次，我走進他的辦公室，在那裏遇見了一個人，他的後部退到門的跟前，向伊里奇鞠躬行禮，但列寧並不理會他地寫着。

——認識他嗎？——他問，手指着室門；我說，關於『世界文學』的事情，我曾兩次拜訪過他。

——那末——怎樣呢？

——我可以說：是一個糊塗而又荒唐的人。

——姆……姆……一個拍馬屁的傢伙。大概，也是個騙子。不過，我只是第一次看見他，也許我看錯了。

不，伊里奇並沒有看錯；經過了幾個月以後，這個人完全證

實了列寧所下的估計。

他很細心地觀察人，用他的話來講，他所顧慮的是：

——我們的機關——太雜亂了，在十月革命以後，很多異己分子會鑽進機關中來。這——都是爲你所崇拜的和愛慕的知識份子底罪過，這——都是知識份子下賤的怠工底結果，對的！

這幾句話，是他和我在哥爾克散步的時候說的。我不記得，爲什麼我談到了亞力辛斯基。好像他當時幹了某種醜惡的勾當。

——你可以想像到：自從和他見過了第一面以後，便引起了  
我對他純粹肉體上的厭惡。不能征服的厭惡。無論什麼時候，無論那一個人，都沒有引起過我這樣的感覺。不得不一塊作工，盡量壓制自己，難堪得很，可是，——我總感覺到：我不能忍耐這個淪落東西！

很奇怪地縮了他的肩膀，他說：

——噯，我未能看穿馬林諾夫斯基這個混蛋。非常難測的事情，馬林諾夫斯基……

× × ×

他對我的關係，簡單是嚴格的教師底關係和慈愛而『關心的朋友』底關係。

——你倒是一個難捉摸的人，——他向我開玩笑說，——在文學方面，好像是一個很好的實際主義者，但在對人的態度上，却是一個浪漫家。在你看來，一切——都是歷史底犧牲品嗎？我們知道歷史，並且我們也向犧牲者說：推翻祭壇，毀壞廟宇，打倒上帝！可是你想說服我：工人階級底戰鬥的政黨首先應該妥爲安插知識份子。

也許，我的感覺是錯的，但是我總覺得伊里奇很高興和我談話。他差不多時常對我說：

——上我這裏來吧——打電話吧，我們再見面吧。有一次他說：

——和你談話，總有興味，你有複雜而廣泛的印象。

他盤問了知識份子底情緒，尤其是細心地問到學者們，——我，當時恰好是和哈拉托夫一塊在「學者生活改善委員會」工作，我有興趣於無產階級的文學。

你期望於無產階級文學的是什麼？

我說，期望的很多，但我所認為十分必需的，是成立文藝高級學校，並附設語言學科，外國語言（西方的和東方的）科，國民文藝科，世界文藝史科，局部地——俄國文學史科。

——姆……姆，——他說，眼睛朦朧着，大笑起來。——規模很大，夢也不小！規模大，——我並不反對，但是，姆，真的做夢嗎！關於這一門，我們沒有自己的教授，至於資產階級的教授，他們會教這種歷史嗎……不，現在我們還不能做到這點。還要等三年，五載哩。

他訴怨了：

——完全沒有時間讀書！

他既起勁地和屢次地指出傑明·伯德納之著作底煽動意義，可是又說：

——有些粗魯。跟着讀者走，但應該多少走前些。

他對待馬亞可夫斯基的態度是不信任的，並且甚至是很忿怒的。

——空喊，妙想出一些曲折的字句來，他的一切，都不自然，據我看來，——不自然，而且少能瞭解。一切都散亂，難得讀。天才嗎？甚至很有天才嗎？姆……姆，再看吧！你不覺得有很多的人在寫詩嗎？在雜誌上，成篇累牘都是詩，詩集差不多每天都有出版。

我說，青年們迷醉於詩歌——在這樣一個時候是必然的，並且，據我的觀點，寫平常的詩，比寫好一點的散文容易，而且寫詩所需要的時間也少些；還加上在作詩的技術方面，我們有很多

很好的教師。

——嗚，詩比散文容易，——我不信！我不能想像。縱然剝去我的皮，兩行也寫不出，——他蹙額地說。——應該把我們所有的，以及歐洲所有的一切舊的革命文學推進到羣衆中去。

× × ×

他是一個俄國人，他長期地住在俄國以外，細心地注意自己的國家，——從遠處看去，這個國家似乎更鮮明而透澈。他正確地估計了俄國內部的力量，——俄國人特殊的天才；這種天才，表現得還薄弱，還沒有困難的和厭人的歷史所激發，可是他在幻想的俄國生活之暗淡的背景上，到處都照耀着金黃色的星光。

烏拉基米爾·列寧——現代世界上的偉大的、真正的人物死了，這個死，很沉痛地打擊了凡是知道他的那些人們底心臟，很沉痛呀！

但是死亡的魔鬼，只更清楚地在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指出列寧底意義，指出他是全世界勞動羣衆的一個領袖。

若是那片仇視他的烏雲，造謠中傷的烏雲日益濃密地圍繞他的英名，——總是一個樣：沒有一個力量能夠熄滅列寧在無理世界窒息的黑團中所舉起的火把。

從來沒有那個人能夠像他那樣真正值得世界上永誌不忘。

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死了。他的理性和意志之承繼者——還是活着。他們活着並且有成效地工作着，世界上從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時候，沒有一個地方能夠這樣地工作。

一九三〇年六月



